

題目：嘉義大學・壘球・我

看到標題有沒有很熟悉？請不要誤會了，這句話不是某首流行歌，更不是某某節目的名稱，而是一位離開嘉義大學三年後，再度踏入校園「校友兼新生」的心情故事。

七年前，一個剛結束大學指考的高中生，帶著行李離鄉背井從台北南下到「嘉義大學蘭潭校區」唸書的新鮮人，同時相較於台北，嘉義的環境一切是那麼的陌生，也是那麼的「平靜」，一到了晚上十點過後，整個嘉義市都睡著了。加上新生訓練時教官曾如此的叮嚀過：「嘉義市區過了十點之後紅綠燈都會變成閃光燈，為了安全起見，所以同學們盡量不要再出門，待在寢室裡是最理想的。」於是乎，和只能乖乖待在寢室的夜晚相比，嘉義市的白天特別來得珍貴，來得有價值！所以除了上課之外，如果可以找一個能夠徹底享受陽光、盡情揮灑汗水，以及能在美麗草皮上奔馳的運動，則是身為新鮮人的我最首要的目標；當年全臺灣最熱門的話題以及最夯的運動，莫過於剛落幕的 2001 年世界盃棒球賽！班上一群人還沉浸在陳金鋒充滿震撼的全壘打，和投手張誌家豪情的三振秀中，於是我選擇了系上的壘球隊！體會一下在九局下半、二人出局、滿壘、雙方平手，身為場上球員的感覺，而這當下的一個選擇，就如蝴蝶效應般，讓我在接下來的日子中，和嘉大蘭潭校區的操場的深植下一段濃厚的感情。

「起床了！該練球囉」

看看手上的手錶，六點整，天色矇矓，我的視線也矇矓，正感到一陣疲勞時，發現最辛苦的，莫過於負責叫大家起床的隊友，在每個人的寢室之間來回奔波，深怕吵到正在熟睡中的別系室友，必須躡手躡腳的走進寢室，再一股作氣的爬上床將隊友叫醒。為什麼我們要在大家熟睡的時候，大費周章的起床換裝、扛球具去練球呢？因為壘球。它是一個變化性最多、細膩度最高的運動，但因為如此，也是一個極度受天氣、天色及場地影響的運動，所以只要是有日光存在且沒有下雨的時候，我們就會出沒在蘭潭校區操場，清晨的嘉大除了我們，沒有任何吵雜的喧囂，矇矓的天色籠罩在操場上，讓她像一位羞顏未嘗開的小姑娘，同時從蘭潭飄過來的雲霧，更為這害羞的姑娘披上了一層淡淡且神秘的薄紗。

「大伙集合，準備跑操場熱身了！」

教科書上有寫到，早晨的空氣充滿了芬多精，而且氧份充足，對於正在跑步的我們是很有利的，於是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貪婪並徹底的感受這每一絲純淨且澄澈的空氣，此時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全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處不舒服」的暢快感受，也了解到，而原來不用大老遠的騎車到阿里山上，便可體

會古詩所提及的「雲深不知處」，幸福與美就在自己的身邊。

在清晨練球，要克服的是如何向周公道別，在起床那一瞬間，是需要意志力的；然而有日光的時段當然不只有早上，烈日高照的夏日午後，也是我們練球的黃金時段之一，而這時候的嘉大操場，不再是害羞的小姑娘，反而是一位披著金色黃皇袍的女王，光芒四射，讓人望之怯步，只敢躲在陰暗處看著她，而不敢走向她，甚至靠近她，但我們的勇氣受到體內熱血的驅動，頂著三十幾度的高溫，以及隨時會中暑的風險，我們追著小白球，一步一步的奔跑著，汗水一把又一把的流，涇涇的汗水將我們浸潤，熊熊的烈日將我們吞噬，這是考驗著我們的意志力，也是挑戰著我們的團結心，而沒有人願意退縮，因為我們只有一個要變強的決心！此時我們就像后羿般，不斷的將小白球打向天際，讓小白球去擊下那隻翱翔在天空中的金烏！

「就練到日落西下，看不見太陽為止吧！」

從中午開始，除了短暫的休息，練球活動就不曾中斷過，衣服乾了又濕濕了又乾，身上的皮膚也因曝曬在強烈的紫外光下而產生紅腫及感到灼熱；猛然發現太陽已悄悄的退到遠方的山脈之後，太陽的強度和操場的人數似乎是成反比的，漸漸的人數變多了，嘉大操場不再讓人感到難以接近，反而像是一位慈祥的老婆婆，開放著家中的後院，歡迎來自各方的朋友到來，於是可以看到媽媽牽著正在學步中的幼兒、在沙坑堆裡玩沙的孩童、籃框下正在鬥牛的年輕人、相約跑步的情侶，以及在草皮上奔馳的我們！練完球後，隊友們「散佈」在草皮上，或坐或躺，一方面靜靜的觀察身旁正在運動的人，一方面沉澱一個下午的疲勞，仔細的感受此刻的寧靜，一切是那麼的祥和，一切是那麼的愉悅，彷彿在這老婆婆家，即將舉行一場營火晚會！當天空的佈景由青天白日換成滿天星空時，就代表我們這群熱血壘球兒準備收起一個下午的激情，進而好好的將它釋放在晚上的熱水澡中。

「各位畢業生，讓我們一起唱最後一次的校歌！」在畢業典禮中，司儀帶著感性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著。

很快的就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球，以及一場又一場的戰役洗禮之後，我們隊上奪下了全國大專院校生物盃第 27 屆的冠軍以及 28 屆的季軍，讓我們在引退時不帶走任何遺憾和惋惜，取而帶之的則是一種油然而生的驕傲及欣慰。在開心拍完畢業照而且用力高拋學士帽之後，驚覺發現我已經走完了大學歲月，即將要離開這個用汗水耕耘了四年的操場。畢業典禮完，和家人刻意的選在蘭潭旁邊的座位用餐，之後帶著萬分的不捨及滿滿的回憶，離開了嘉義。

「嘉義，後會有期！」

回到北部，緊湊的生活和一連串新環境的挑戰，讓我有好長一陣子沒辦法接

觸壘球，更別提抽空回嘉義和那迷人的操場碰面，而現實生活中的挫折更是讓我常在午夜夢迴中想起在嘉義時光的美好；之後偶然間有和球友相約到河濱公園打球的机会，縱然球技仍在，但那種站在球場上的氣氛實在無法和當年相比，雖然後來到過很多不同的壘球場地比賽，但在我心中，最美的還是嘉大的草皮，「回嘉打球」這個心願一直深藏在我心中。

「當一個強烈念頭不斷的重覆產生時，漸漸的這個念頭會成真！這就是心想事成。」

原本以為「回嘉打球」就從此停留在「心願」層級，想不到在退伍之後，一個因緣際會，考取了嘉大生科所，從原本「校友」的身份，拉近成為「學生」的身份，想不到這一次，真的回「嘉」了！而筆者寫到這裡，不禁莞爾了一番：現在的我，不正是像唐朝詩人賀知章作品「回鄉偶書」情境一樣嗎？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不過唯一和詩句中不同的是，嘉大操場不會「相見不相識」，反之會像慈母般張開雙手歡迎我回來，而我和她則會再繼續寫下屬於我們的故事。